

撞钟的和尚

悟尘从受戒的那天起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做个像方丈玄空大师那样的高僧。

高僧可不是说当就当的。要肯吃苦，要肯付出。当然，苦一定要比别人吃的多，付出的比别人多，这个悟尘明白。但还有一样，那就是谁也不能替代的慧根。比如说六祖慧能，本是寺内的一个舂米的，只因他悟性高，才被五祖弘忍定为接宗人的。慧能当上六祖也不是说当就当上的，当时有神秀大师。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，是上座，并为教授师。当时神秀作了一偈，曰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但神秀在悟本性和佛性上没慧能透彻，慧能是文盲，也随之作了一偈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慧能一偈而见佛性，一偈让尘人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中寻到新岸。于是，成了六祖。

悟尘知道，这就是资本。

悟尘就好好地念经，别人念一遍，他念七遍；悟尘习十八般武艺，晨鸣即起，闻鸡起舞。总之，悟尘付出的比常人多。当然，悟尘很快在全寺弟子中脱颖而出，成为静心中最具实力的一个。

然而让众人始料不及的，方丈竟让他跟着普慧和尚去撞钟。撞钟即撞钟，即干当天和尚撞天钟的活。

悟尘就想不开，但法旨不可违，悟尘就使劲地敲他的木鱼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呀！

悟尘走进钟楼是在这天的下午，悟尘用过午斋就去了钟楼。普慧和尚正坐在钟楼里喝酒。普慧和尚喝得很高兴，一口肉一口酒，很幸福。

普慧和尚见悟尘进了楼，把酒杯举起说来来，喝口酒。

悟尘侧身掩鼻，念了句阿弥陀佛！

普慧哈哈大笑。普慧说，世上万般好，惟有酒最妙。说完举杯而饮，然后喷了一下舌，很陶醉。

悟尘远远地站着。

普慧又撕下一块肉递给悟尘。悟尘躲火一样躲闪。普慧哈哈大笑。普慧和尚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万事皆虚妄，满眼皆浮云。

这句话让悟尘一动，他觉得心中的一扇门似被这句话撞了一下。

普慧说，我跟方丈说过，来一个有存在慧根的，什么都能悟透的，方丈向我说起你。哎，普慧叹了一口气说，其实你什么也没悟开。

悟尘低下了头。悟尘知道，他虽已跳出三界外，但心仍在红尘中。

普慧和尚说，万事皆空，惟有活着才是真。

普慧说，修佛修的是心，不是嘴！

悟尘不明白，悟尘知道，嘴是贪之门。说起普慧，是静心寺有名的高僧，是方丈的师兄，只因酷爱撞钟一技，连方丈也不愿当，只做他的撞钟和尚，众人皆不知为啥。

普慧看着悟尘说，口是生之源，活之门，不生不活，怎能见佛呢？

是啊，不生不活，何处见佛呢？悟尘也想这个问题，活着是第一重要，可佛呢？

普慧知道悟尘在想啥。普慧说，你活着，佛就活着；你走了，佛也就走了，

普慧说，悟尘啊，修行有一万种修法，你天质不错，什么事也难不住你的。

普慧说，活着，你就是佛。

悟尘觉得心中的那扇门开启了一条缝，一道光儿射了进来。悟尘知道，那是佛光。

悟尘就往普慧身边坐了。然后给普慧倒了酒。倒得很哆嗦，有酒儿洒出了杯。酒的辛辣与粮食的醇香杀进悟尘的鼻中，悟尘念了句阿弥陀佛。

普慧哈哈大笑，普慧笑得很开心，那笑很透明，很高深，很有经了沧桑后的大彻大悟。

普慧说，能给我倒这一杯酒，你已经开悟了。

普慧把这一杯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喷了一下嘴说好酒啊！

普慧说，人是万物之尊，应以万物为走狗。其实人是不该压抑自己的。压抑自己有什么好处呢？可人贪，人有欲，还会忘形。这样万物就遭了殃，就乱了秩序，就失去了平衡。佛是来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行为来维护心德的，来让世人过好日子的，佛什么都看透了，他看出了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法，那就是让人修心养性，一心向善，共同维护这个尘世的秩序。只有这样，这个世界才会和平、美好，达到极乐。

悟尘感觉普慧说的话很有意思。

普慧说了钟。普慧说，世人太冥顽了。人们都在做梦，睡着做梦，醒着做梦。打钟是为了惊醒尘愚。尘世上的五颜六色，诱惑得人们迷了本性，甚至疯狂。咱敲钟就为了让他们停下来，静下来，好好地想一下自己。想想现在，想想来世。钟声一下一下地响，死亡正一天天走近。人是两手空空来的，又要赤条条地走进极乐世界，惟一在这个世上留下来的是什么，人们真该好好想想了。这时悟尘注意看普慧大师，普慧大师却离他越来越远；那脸上的微笑，简直和如来一样了。

普慧见悟尘眼里透出一种光，那光清晰见底，像门旁那盆净手的深潭。普慧发现悟尘的眼光里有几尾金色的鱼儿在鲜活地游来游去，那样自在和逍遥。普慧就笑了。普慧就念了句阿弥陀佛，接着倒地而眠了，不一会，嘴里便发出了轻微的新声。

悟尘觉得脑里很满，忙调息打坐。眼观鼻鼻观嘴嘴观心，可越观心里越乱。悟尘什么也不念了，走出了屋门。门外月光如水，整座天地都像是在水中游动，在水的涤洗中越发清新。悟尘闭上眼，倾听着松涛。松涛一波一波地起伏。内有风的声音，一层一层地递进着风的速度。悟尘感觉着风，风梳他而过，又拂他而过，在风中，悟尘站了很久。风来来回回拍打他，悟尘知道，风一定想告诉他什么玄机，遗憾的是，他悟不出。

悟尘走进了钟楼。悟尘浑身月光的气息弥漫了钟楼。普慧大师醒了。普慧大师看了一下窗外，猛然坐起，说，悟尘，该扣夜钟了，快随我去净手。

悟尘有点想不通，敲就敲吧，还净什么手？

普慧说，悟尘，钟声即佛声，是圣音，要干干净净的，不能有半点的俗，半点的脏。

悟尘就随普慧来到门外的潭边，有水自上岩流下，又从中流出，哗哗地，流成了这个月夜里的一曲无忧无虑的歌。

此时普慧和喝酒吃肉时判若两人。普慧很肃穆。普慧看着正在洗手的悟尘说，这是佛声，是梵音。这个时候，你什么也不要想，就想天的高，水的清，风的动，山的浑，心的真。只有这样，钟声才能高远、清澈、流动、浑实、真切，说到这儿，普慧又看了

一下月儿，月儿很瘦，瘦成了一只钩儿，挂在了西边的树梢上。普慧进钟楼，点上了三炷菩提香。烟儿冉冉飞起，丝绦一样地舞，很脱俗。当烟儿升到钟儿时，钟声响了，烟儿碎成了雾，四处飘了。只有这声音，在这寂静的夜里，水一样漫了出去，越传越远，那响声越来越绵，越来越浑。声音撞到对面的山壁上，又被送了回来，回来的劲道很柔，很醇，很有劲道和韧性。声音里仿佛有根丝，不知不觉中沾上了你，丝越拉越远，心就拉得越来越紧，拉得心悬悠悠的，紧乎乎的，接着第二声又响了，这声较头声更醇厚，显得很清越，很庄严。钟声所到之处，万声了无踪迹，只有这声音在走动，在覆盖，在抚摸，这声音那么地仁慈、那么宽厚、那么庄重，就着这钟声入眠，人会安详地入睡，枕着这钟声入梦，梦境中将是一片明媚和美好。这美好是那么地诗意、久远、辽阔……接着第三声又随之而至，响而不惊，厚而不烦、锐而不尖、醇而不烈，直入梦中，水一样漫过、沐过，清洗人的五脏六腑，涤净人的心灵精神，这时，才会感觉尘世上的一切都那么鲜明，那么灵秀而充满佛性。人心中的忧闷，郁在胸中的万千心结，会一个个地解开、舒展、水纹一样荡开，至止为静，至静为虚，至虚为无……一直响了三十六下，每一声之首衔着前声之尾，连续连续，绵绵不绝，钟声汇成了一个海洋，无边无际，无风无浪，一波潺着一波，从头至尾，安宁舒缓……

敲完这三十六声时，普慧大师头上已有了许些汗珠，珠儿很饱满，在月光下，佛珠一样的晶莹。悟尘过去用帕巾给拭了。悟尘见普慧气喘得有些粗，知道他岁数大了，气力不够了，就要去接普慧大师手中的钟槌，普慧大师摇了摇头。普慧大师说，你静静心，再听听这三十六声吧！

接着钟声又响开了。钟声宽阔而和平，波澜壮观而悠远清澈，声音虽响但不惊人不挠人，活在钟声里是活在一种安稳的无忧中，每一槌普慧大师都敲得匀衡统一和谐，听似无变化，细辨内有节奏，富含对比，波澜起伏。

三十六声钟打过又止了。稍一顿，普慧大师又抡起了槌，钟声又一下一下地颤了。声音比中击的三十六声的音量稍微有了变化，变得肥实了宏亮了，青铜的金属声音质出来了。先击的声音里有棉花的温暖，中击的声音里有帛布的柔软，而此时的钟声里却含有了木棍与金属击打的声音，尖锐但不刺耳，钟声就显得硕壮、浑实，有了些个性，但声音传出去，被月光一洗，就又少了些锐利，然后徐徐缓缓地铺展了……

最后一击，普慧大师运足气力，猛推钟槌，当，这一声激昂宽阔，恰合子夜与凌晨的瞬间，因为此时，远处鼓楼上的第二声鼓响了。

打完这一百零八下，普慧大师很虚脱，他忙坐定双手合十，进行吐纳调息，好大会，发紫的脸才红润，气息才归于正常。睁眼看了一下悟尘，普慧大师一笑。

普慧大师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打吗？

悟尘摇了摇头。

普慧大师说，扣钟讲究一气呵成。讲究个浑然一体。若你敲了，气就乱了。一乱钟声就不是钟声了，就成了俗声。俗声是惊不醒尘愚的。

悟尘这才明白，敲钟并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，内里有很多的曲里拐弯呢！

悟尘第一次敲钟是在三个月之后的一天。那天悟尘感觉自己行了，觉得自己能敲了。他早早地焚香净身。吐纳调息，用舌尖压住一口气，然后咽下，让气在体内游动。至月光西斜时，悟尘手握钟槌，振臂走力。等觉得力道均衡了，才摆动钟槌，向钟击去……

此时的普慧，却闭目打坐，用耳听钟。现在悟尘用的是永乐大钟的扣击之法。当敲到第五遍时，悟尘明显地感觉自己不行了，力道弱了，汗水湿了全身。内心就不静，就觉得气不从心了。最后两遍是草草收场，钟声就显得乱，有些尖锐。

普慧就摇头，普慧摇头的时候就说，你定心不够，钟虽响了，你的心没响，还在红尘中苦。

悟尘知道普慧一语道破了他藏了这当和尚的秘密。悟尘的脸就红了。他想起了那个叫葱儿的女孩。

第二天，悟尘遇到了方丈。方丈问，昨夜是你敲的钟吧？

悟尘点了点头。

方丈说，我让你去扣钟，是让你去替众生普渡，拂去他们的躁气和忧苦，你要明白我的苦心啊！

此时，悟尘才明白，方丈为什么让他去扣钟了。

悟尘也知道，要想扣好钟，就得像普慧大师那样苦一辈子了。

普慧大师心底也有一个深深爱着的女人。那是一个叫静儿的女人。但为了钟声，普慧大师都了断了。所以他的钟声就清澈了，听似极乐世界而至的福音，那么地有佛性。

悟尘想这辈子他是太爱那个女孩了。那是一个菩萨一样的女孩，正因为太爱，所以他不想失去。所以他出家了。后来他才明白，他这是苦自己，出家他只能出的是身，而不是心啊！

普慧说，悟尘，我知道你苦，知道你为什么苦。我也苦过。比你苦的更甚。还有，是你的永远的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你永远也得不到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

悟尘就低下了头，悟尘低下头的时候就有泪流了下来，悟尘问，大师，我难道永远成不了一个和尚吗？

普慧说，你能成的。你一定能成的。

悟尘问怎样能成呢？

普慧大师说，为心撞钟吧！

一年以后的一个日子，普慧大师眼看着要不行了，但这一年来，悟尘的扣钟之技进步不大，钟声还是乱，还是俗，还有霸气，敲着敲着就断了底气，悟尘就为之烦恼。普慧很明白悟尘为什么，他也经历过，他知道。普慧大师很想给悟尘说。但没给说。

现在普慧大师明白，是时候了。

普慧大师说，悟尘，我这一辈子只在为一个人击钟，那就是我的静儿啊！

悟尘的泪哗地掉下来了。悟尘说，大师，我知道钟该怎么扣啊！我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和尚啊！

后来，静心寺的钟声成了善州一绝。而悟尘也成了静心寺里有名的高僧。但悟尘一辈子只撞他的钟。

当。当。当……